

符彩添隃墨 波澜起剡藤

——晋唐名纸剡藤纸考略

□文刘雨昕



生产剡藤纸的藤皮

古都北京琉璃厂南纸店的招牌上，曾经写着“剡藤蜀茧”四字，用以招徕生意。其中的“剡藤”，就是剡县（今嵊州市、新昌县）剡溪一带用藤本植物制造的纸，俗称“藤角纸”，名世则称“剡藤纸”。

关于造纸术，史籍早有确切记载。东汉蔡伦（61—121）总结以往人们的造纸经验，革新造纸工艺，制成“蔡侯纸”，于元兴元年（105）奏报朝廷，汉和帝刘肇诏令推广其造纸法。造纸术的发明，对人类文化传播和世界文明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，蔡伦因此被奉为造纸鼻祖和“纸神”。唐代书法家张怀瓘《书断》卷一载：“汉兴，有纸代简，至和帝时，蔡伦工为之。”1986年，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西汉文、景（前179—前141）时期绘制地图所用麻纸，则足可证明汉初已发明用纸代简（见《文物》，1989年第2期）。

自蔡伦发明造纸术一百多年以后，在剡溪这方秀异的土地上，就绽放出了造纸业历史上的一朵奇葩——剡藤纸。

剡溪是嵊州市母亲河，两岸重峦叠嶂，万壑争流，独特的水文和气候条件，十分适宜剡藤生长，一脉清溪出谷入原，一路蜿蜒，沿溪设碓，砸捣造纸也就尤为方便，剡县造纸业应运而兴。因以藤皮作造纸原料，故称“剡藤”。

剡藤之“藤”，本义指木本蔓生植物的枝茎。《康熙字典》：“《唐韵》《正韵》：徒登切，音腾。《说文》：藹(lǎi，藤)也。今总呼草蔓延如藹者。《集韵》：菰藤，草名。胡麻也。”唐杜甫《奉陪郑驸马韦曲》诗：“石角钩衣破，藤枝刺眼新。”

藤，异体字“籐”。籐，同“藤”。《康熙字典》：“籐，未集上；竹部。《集韵》：徒登切，音腾。竹器。《篇海》：籐器。蔓生似竹。或作籐。”籐，即籐(jùn，箭)籐。竹名。质坚劲，细长节稀，可制箭杆。《战国策·赵策一》：“其坚则籐籐之劲不能过也。”鲍彪注：“籐，即籐(lù)，见《禹贡》。”

籐，异体字“籐”。籐，古同“藤”。《康熙字典》：“籐，未集上；竹部。《篇海》：徒登切，音籐。与籐同。”

有关剡藤纸的记载，最早当为西晋张华（232—300）编纂的中国第一部博物学著作《博物志》：“剡溪古籐甚多，可造纸，故即名纸，曰剡籐（按：原集多有散佚，今本缺此记载）。”清代陈梦雷（1650—1741）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：“剡之籐纸得名最旧，其次苕笺。”陈氏所述剡籐纸得名最早，且早于苕笺，又据张华生平，则剡县造纸当始于曹魏间，甚至更早，距蔡伦不过150余年。

剡藤纸在东晋时已盛行于世。唐·房玄龄《晋书》载：“为诏以青纸紫泥。”又：“陶侃献晋帝笺纸三千枚，极妙，并墨。”唐·徐坚《初学记·纸第七》（卷21，页517）载：“藤角。范宁《教》曰：‘土纸不可以作文书’，皆令用藤角纸。”徐坚提及的范宁（339—401），字武子，南阳顺阳（今河南省淅川县）人，东晋大儒、经学家，孝武初（宁康元年即公元373年）为余杭县（今杭州市余杭区）令，后迁临淮、豫章太守。王羲之信札中提及的“范子”即是。范宁“崇儒抑俗”，于“县兴学校，养生徒，洁己修礼，志行之士莫不宗之”（见《晋书·列传·第四十五》）。他主张统一用剡藤纸作为官府文书用纸，同时禁用各地土纸。由此可见，剡藤纸制作技术在东晋已趋于成熟，产量亦已可供全国官府使用，故其创制年代，至少可上溯到西晋乃至更早的三国东吴时期。

现存可考文献最早记载剡藤纸的，或为王羲之《与许迈书》（又称“剡槌帖”）。其曰：“仆事申中久，宜暂东，复令白便行。还便行，当至剡槌上。二十日后还，以示。政当与君前期会耳。迟此，情兼二三。”（见《全晋文》卷二十四）

许迈，字叔玄，丹阳句容（今镇江句容县）人，东晋道士。不慕仕进，医术高明，初采药于桐庐县之桓山，后居余杭，又徙临安西山。王羲之辞郡后，与其采药不远千里，结为方外之交。王胡之（？—357），字修龄，东晋琅琊临沂（今山东临沂市）人。武陵县侯王廙次子，王羲之堂弟，官司州刺史。家在余杭，与许迈为故交。王羲之此札写于升平元年（357），是年王胡之自洛阳称疾乞归，先在建康养病，便写信给堂兄王羲之，希望回家时能与许迈一晤，并请王羲之转告此事。王羲之便复信给许迈。

王羲之信札中提到的“剡槌”，便是其金庭庄园手工作坊生产的剡藤纸的一种。金庭庄园生产的剡藤纸品种甚多，如还有一种叫“侧厘”的笺纸，曾送给谢安等好友。晋裴启《语林》曰：“王右军为会稽令（按：应为会稽内史），谢公就乞笺纸。检校库中唯有九万枚，悉与之。恒宣武（按：即桓温）云：逸少不节（按：无节制）。”（见《初学记》卷21，页517）谢安和桓温二人，与王羲之互为至交，且都酷爱王羲之书法。会稽谢率（316—379），字弘道，山阴（今绍兴）人，其子以王羲之榷板书赠桓温，被招为幕僚。故裴氏《语林》所谓羲之赠纸一事当可信，云九万枚，可见其生产规模之大。宋嘉泰《会稽志》谓此“笺纸”名曰陟厘，或曰侧厘，则侧厘纸（后亦称为苕笺），是剡藤纸中的上品。宋代孙因，理宗宝庆二年（1226）进士，仕至朝请大夫，晚年隐居四明山。其《越问·纸》云：“繁剡溪之为纸兮，品居上者有三。盖笏觴之变化兮，非藤楮之可参。在晋而名侧理兮，储郡库以九万。”

据上述史料可证，王羲之的金庭庄园生产的剡槌、侧厘等剡藤纸不但质量上乘，而且数量也多。他晚年以剡藤纸书写文书和信札，书法艺术广受尊崇，梁·陶弘景《论书启》亦称之为“末年书”。

不仅如此，王羲之辞官前后，写给会稽王司马昱的信中提及的“青州白笺不备”“还使白笺”等语，显然是其使用的公文信笺。“青州”代指周翼，王羲之岳父郗鉴的外甥，晋咸康五年（339）八月，郗鉴薨，周翼时为剡县令。故去职心丧三年。《剡录》卷一：“周翼，郗鉴之外甥，少遇饥乱，赖鉴得存。鉴亡，翼为剡县令，解职归，心丧三年，以报其德。后历青州刺史、少府少卿。”升平九年（353）冬，王羲之任会稽内史，周翼奉旨到会稽赈灾，或此后出为青州刺史，故“白笺”亦称“青州白笺”。如此看来，周翼任剡县令时，已经生产官方用纸“白笺”了。

在金庭庄园，王羲之还生产麻纸。其书曰：“下近欲麻纸，适成，今付三百。写书竟，访得不？得其人，示之。王羲之顿首。”（见《全晋文·卷二十四》）大意是，庄园里新造的麻纸已经成品，先赠送三百张，同时请寻访“其人”，知情后回告王羲之。“其人”，或许是制造麻纸的技工。

三

唐太宗崇尚王羲之书法，对书法用纸理应推崇。至中唐，剡藤纸声名尤盛。诏书、公牍定为藤和麻，称“剡藤”和“宣麻”。《文房四谱·卷四·纸谱》：“贞观中，

始用黄纸写敕制。高宗上元二年诏曰：诏敕施行，既为永式，比用白纸，多有虫蠹。宜令今后尚书省颁下诸司、诸州县，宜并用黄纸。”据《唐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，常州、杭州、越州、婺州、衢州、宣州、歙州、池州、江州、信州、衡州是贡纸的主要产区。《唐律·翰林志》亦载，凡赐予、征召、宣索、处分曰诏，用白藤纸；太清宫道观荐告、词文，用青藤纸；敕旨、论事、敕牒，用黄藤纸。此时，造纸原料已由麻发展到楮皮、桑皮、檀、木芙蓉和竹，各地又因制法不同而多有特产。《唐六典》曰：“杭、婺、衢、越等州，产上细黄白状纸。”唐·李肇《国史补》卷下：“纸则有越之剡藤，蜀之麻面，眉末、滑石、金花、长麻、鱼子、十色笺，扬之六合笺，韶之竹笺，蒲之白蒲、重抄，临川之滑薄。又宋毫间，有织成界道绢素，谓之乌丝栏、朱丝栏。又有茧纸。”剡藤纸居首。

茶圣陆羽在《茶经》“四之器”中有“纸囊”一条：“纸囊，以剡藤纸白厚者夹缝之，以贮所炙茶，使不泄其香也。”宋四家之一的蔡襄《茶录》中有“藏茶”条：“茶宜翦叶而畏香药，喜温燥而忌湿冷。故收藏之家，以翦叶封裹入焙中，两三日一次，用火常如人体温温，则御湿润。若火多，则茶焦不可食。”意思是说，茶的贮藏要避免香料和药物，而适合用翦叶（嫩蒲草）包裹后放入茶焙微火烘烤，两三天一次，以去潮气。而温度的控制，则如人的正常体温。另有“茶笼”条：“茶不入焙者，宜密封，裹以翦笺盛之，置高处，不近湿气。”翦笺，即用嫩蒲草编织而成的笼子。

据上述文献可知，唐宋时期，人们用纸袋盛装刚烘烤过或不必再烘焙的茶，加以密封，存放在茶笼里，并置于高燥处以隔绝湿气，从而更久地保持茶的香味。

茶笼究竟何貌？陆羽《茶经》里只字未提，蔡襄《茶录》里虽有提及为一种“翦笺”，但亦未详加解释。所以，后人将“茶笼”一直未有明确的概念，直到福建邵武黄焕墓和陕西法门寺地宫实物的出土，才使人们一窥其真实面目。



唐·飞鸿毳路纹鎏金银笼子（1988年法门寺地宫出土）

原来，自晋唐以降，一直备受推崇的剡藤纸，竟还有如此妙用，且与藏茶、品茶和茶道等茶事活动密不可分。剡藤纸的盛名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王羲之生产的剡藤纸，在唐朝诗文中亦多有流传，如顾况的《剡纸歌》，薛能的《送浙东王大夫》诗，陈端的《以剡笺寄赠陈待诏》诗，等等。正如明·孙能传《剡溪漫笔》所言：“剡中纸录剡中人语。”晚年的王羲之，就是用金庭作坊里生产的剡藤纸给亲友至交写信，诉说悲欢冷暖和喜怒哀乐。

至唐朝后期，因砍伐无度，剡藤资源消耗殆尽，剡藤纸生产逐渐走向萎靡。然直到宋代，剡藤纸仍一度延续唐时辉煌。宋·苏易简（958—997）《文房四谱·卷三·纸谱》：“江、浙者多以嫩竹为纸，北土以桑皮为纸，剡溪以藤为纸，海人以苔为纸。浙人以麦茎稻秆为之者脆薄焉，以麦槁油藤为之者尤佳。”嘉泰《会稽志》（1201）：“会稽出纸尚矣。剡之藤纸得名最旧，其次苕笺。”此时的剡（县），即特指今嵊州市。剡藤纸匀滑如玉，其所用原料即为理皮藤。唐·皮日休《二游诗·徐诗》赞曰：“宣毫利若风，剡纸光如月。”

四

剡藤纸多有别名。如“楮待制”，清·厉荃《事物异名录·文具·纸》引宋·林洪《文房图赞》：“楮待制，名田，字为良，号剡溪遗老。亦名楮知白，楮可制纸，纸白色，以纸拟人，故称。”明·王象晋《群芳谱·木谱八·楮》（清·汪灏改编，入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）引明·闵文振《楮待制传》：“楮待制初名藤，及长为世用，更名知白，会稽剡溪人。”《文房四谱·纸谱》引文嵩《好时侯楮知白传》亦曰：“楮知白……中

常侍蔡伦搜访得之于耒阳，贡于天子。”

宋·高似孙《剡录》（1215年刊行）“剡藤”条，则对剡藤纸作了更为详细地记录：“李肇《国史补》曰：‘纸之妙者，越之剡藤。’舒元舆有《悲剡川古藤文》，文在文卷中。吴淑《纸赋》曰：‘金花玉骨，剡藤麻面。’刘禹锡诗：‘符彩添隃墨，波澜起剡藤。’顾逋翁《剡纸歌》：‘云门路上山阴雪，中有玉人持玉节。宛委山里禹馀粮，石中黄子黄金屑。剡溪剡纸生剡藤，喷水捣为蕉叶棱。欲写金人金口渴，寄与山阴山里僧。手把山中紫罗笔，思量点画龙蛇出。正是垂头塌翼时，不免向君求此物。’丁晋公《纸》诗：‘妙制剡溪人，多名锦水春。’欧阳公诗：‘剡藤莹滑如玻璃。’熊岑《送程公辟》诗：‘溪藤频得句，雪舫夜留宾。’黄太史诗：‘蛩尾银钩写珠玉，剡藤蜀茧照松烟。’韩持国诗：‘剡溪柔弱难争强，紫岩紧实为最长。’李商老诗：‘相望唇亡齿寒国，书来莫惜剡溪藤。’僧巽中《谢吴令惠越纸》诗：‘不用微文吊剡藤，纸成功用贵深潜。布头未足全彰美，鱼网徒劳独擅名。赠我喜同青玉案，报公惭乏碧云情。道山何日鞭归骑，给札还应付长卿。’”

清道光《东阳县志》载：“理皮藤，有纹理，可造纸，出永宁乡白溪。”东阳市东白山和玉山（今属磐安县）一带，是剡溪支流长乐江和干流澄潭江的源头，其间楮林密布，古藤披拂，是剡藤纸的上佳原料。然而至唐开元中期，剡县青藤几乎割尽，以致藤料枯竭，藤纸告急，逐渐被竹纸等所替代。唐代宰相、东阳郡（治今金华市）兰溪人舒元舆（791—835）《悲剡溪古藤文》即提到因过量采伐，导致剡溪古藤生态失衡，“方春且有死色”。及唐后期，剡藤纸终因原料耗尽而迅速衰退，而以速生的桑皮、笋壳、竹子、楮树皮为材料的鱼卵纸取而代之，且经久不衰。

就造纸工艺而言，先以旧渔网等废弃纤维，后以树皮和麻头。剡地则以藤为主料，故称剡藤。《浙江通志·物产》引《曠志》曰：“剡藤纸名擅天下，式凡五：藤用木椎椎治，坚滑光白者曰硬笺；莹润如玉者曰玉版笺；用南唐澄心堂纸样者曰澄心堂笺；用蜀人鱼子笺法者曰鱼子罗笺；造用冬水佳，敲冰为之曰敲冰纸。今莫有传其术者。”

北宋开始以竹为纸。清·文廷式《志林》载：“苏东坡谓：今以竹为纸，古所无。”竹纸虽已初见，然剡纸仍为珍物，苏轼曾以购得剡纸二千幅为快事。同时《苏文忠杂志》载：“天台之玉版、黄岩之藤纸，在澄心堂之上。”可见，自剡藤匮乏以后，藤纸制作技艺南传。南宋绍兴年间（1131—1162），状元郎李易居曠县（今嵊州市）作有《贵门卜箴》诗：“剡川非沃野，地僻民更寡。随时务撮余，余力工捣楮。”对于剡纸，诗中已无夸赞溢美之词，但造纸业仍是纸工家庭维持生计的副业，却终因“溪中多纸工，刀斧斩伐无时”而难以续继。

约四五十年后的南宋嘉泰年间（1201—1204），会稽竹纸代兴。嘉泰《会稽志》曰：“独以竹纸名天下。它方效之莫能仿佛，遂掩剡藤矣！”剡藤由此衰落。因竹纸原料充沛，造纸工艺不断改良，剡地亦转产竹纸。万历《绍兴府志》载：“越中昔时造纸甚多……今越中昔人所称名纸绝无闻，惟竹纸间有之，然亦不佳。”嘉泰《会稽志》亦载：“苦竹亦可为纸，但堪作寓钱尔。”明万历《曠县志》云：“越中凡昔人所称名纸绝无闻。惟竹纸，民间有之，然亦不佳。”至成化（1466—1487）年间，则已“今莫有传其术者”。但不管岁月如何变迁，明代以后，造纸业作为剡溪乡民的营生一直延续至今，并随着时代的前行不断更新其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与面貌。

五

进入新时代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被提上重要日程。近年来，嵊州市奇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致力研究并恢复剡藤纸生产技艺，使古剡藤焕发出新风采。2016年3月，剡藤纸试制初成。2017年5月，剡藤纸进入浙江省博物馆古籍修复班采购名单。2018年6月，剡藤纸被列入嵊州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。2019年，剡藤纸因电视连续剧《长安十二时辰》而重新为世人所识。2019年10月8日，嵊州剡藤纸艺术馆在嵊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开业，成为展示传统文化的窗口，曾“盛名擅天下”的剡藤纸重现生机。剡藤（剡笺），这一附丽诗路文化的独特载体，已成为魏晋风度、大唐气韵活在当下的重要实证。



文化探源



嵊州市奇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剡藤纸产品